

紀伯倫

〔黎巴嫩〕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著
薛庆国 选编 冰心 等 译

纪伯伦

我恰好住在爱的荣耀和美的光辉之中，它们都是上帝的映象。我在这里生活着，我不能从生命的领地被放逐，因为我愿通过我的活的话语，生活在死亡之中。

读本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纪伯伦

〔黎巴嫩〕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著
薛庆国 选编 冰心 等 译

纪伯伦

我恰好住在爱的荣耀和美的光辉之中，它们都是上帝的映象。我在这里生活着，我不能从生命的领地被放逐，因为我愿通过我的活的话语，生活在死亡之中。

读本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伯伦读本/(黎巴嫩)纪伯伦(Gibran, K.)著;冰心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ISBN 978-7-02-008844-7

I. ①纪… II. ①纪… ②冰…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黎巴嫩—现代
IV. ①I37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2469号

责任编辑 杨晓明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0千字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页8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44-7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言

在黎巴嫩北部山区著名的“圣谷”附近,有一个叫做布舍里的山乡。这里崇山绵延,松林茂密,随处可见果园、岩石、泉眼、溪流、教堂、牧牛这些田园诗一般的风景,与一般人想象中以沙漠、戈壁为主的阿拉伯世界大相径庭。钟灵毓秀,在这样美丽的自然环境里,阿拉伯文坛的一代天骄——纪伯伦,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六日来到人世。

纪伯伦出生在一个基督教(马龙派)家庭,童年曾在当地学校读书。十二岁时,他随母亲、哥哥和两个妹妹离乡,前往美国波士顿谋生。十五岁,他只身返回黎巴嫩,在贝鲁特希克玛学堂学习阿拉伯语文。其间,他苦读阿拉伯古典文学作品,打下了扎实的阿拉伯文学基础。四年后他重返波士顿。在此前后,他的哥哥和小妹相继在美国病逝,在哥哥去世的同一年,纪伯伦在这世界上最心爱的亲人,他的母亲卡米拉,也去了“蓝色天际以外的世界”。

接连失去亲人的纪伯伦,在异国他乡与长妹相依为命。他有幸结识了一位长他十岁的女校校长玛丽·哈斯凯尔,在她的鼓励和资助下,纪伯伦的艺术天赋得以发挥,并于一九〇八年远赴巴黎学习绘画。在巴黎,他流连忘返于艺术的海洋之中,开阔了艺术视野,他的画作据说曾得到雕塑大师罗丹的好评。一九一〇年,纪伯伦返回波士顿,随后定居纽约,潜心创作文学与艺术作品。一九二〇年,他被旅美的阿拉伯作家推选为“笔会”会长,成为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领袖。

在纪伯伦的一生中,除母亲以外,还有两位女性在他心灵中长期占有重要位置:玛丽·哈斯凯尔和梅伊·齐雅黛。纪伯伦与两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是阿拉伯文学史上一段最为动人的插曲。

一九〇四年,三十一岁的玛丽在朋友家中结识了正在美国艺坛闯荡的纪伯伦,两人从此结下友谊。玛丽对纪伯伦的艺术才华大为赏识,主动提出资助他赴巴黎学艺。从此,两人开始通信。纪伯伦返美定居纽约后,继

续和住在波士顿的玛丽鸿雁来往，两人还不断互访，面晤。从玛丽的日记可知，纪伯伦返美后不久曾向她求婚，但她既不想让婚姻生活束缚他的艺术天赋，更担心可能的婚姻失败会影响两人的纯洁友谊，便以自己年长十岁为由而予婉拒。此后两人的友谊反而得到升华，而成为终身的挚友。

如果说纪伯伦与玛丽的恋情更近乎友情，两人的关系虽然密切却也不免平淡，那么他与黎巴嫩女作家梅伊·齐雅黛的爱情故事，则更为奇特，凄婉。这段生死之恋的主人公一位终身未娶，一位毕生未嫁，甚至始终缘慳一面！通信，便成了他们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纪伯伦致梅伊的书信均以阿拉伯文写成，得以保留的虽然只有三十多封，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不但在纪伯伦文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堪称世界书简文学的瑰宝。

纪伯伦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九〇五年问世的长篇艺术抒情散文《音乐短章》。这篇作品文采璀璨，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二十二岁的青年纪伯伦对于音乐的热爱和对于音乐本质的理解。随后，纪伯伦开始小说创作，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他先后发表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两部短篇小说集及中篇小说《被折断的翅膀》。这些小说，是阿拉伯现代小说的早期成果，具有强烈的叛逆性与揭露性。其中，发表于一九一一年的《被折断的翅膀》是纪伯伦小说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描写女主人公萨勒玛的爱情悲剧，发掘了造成悲剧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并把主人公的悲剧同祖国、民族、东方的命运联系起来。小说批判东方传统和现实的勇气、胆识和卓见，在同时代阿拉伯作家中均是罕见的。小说中多处出现主人公的大段倾诉，其见解深刻，语言优美，极富感染力。小说出版后，立即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轰动。这部作品也标志着纪伯伦的文学创作完成了最初的积淀和历练，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从二十年代开始，纪伯伦逐渐由小说创作转向散文诗创作。纪伯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对阿拉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也体现在散文诗上。

《泪与笑》(1913)是纪伯伦早年写就的散文诗合集，由于这些诗充满了“哀叹、倾诉、哭泣”，当朋友鼓励他发表时，纪伯伦感到“愧怍不安”，认为作品是他“葡萄园中的未熟之果”。其实，这些作品虽然缺乏一些“力度”，但其中洋溢着诗情画意，也不乏智慧与哲理，许多篇什令人爱不释手，充分体现了纪伯伦早期文学创作的理念：爱与美。

散文诗集《暴风集》(1920)和《珍趣篇》(1923)在风格上与《泪与笑》迥异。这是两部极富社会批判性和民族自省意识的作品。作者大声疾呼,想让酣睡的同胞觉醒,打碎那做了千年的空梦。他要人们打碎一切偶像,做自己的“主”,做时代的“巨人”,而不要做“坟墓中的居民”。他讴歌革命,呼唤暴风雨,预言“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己的枯枝,谁就会厌倦萎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纪伯伦愤世嫉俗的宣泄,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对同处东方的华夏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一九一八年,纪伯伦还发表了一首长诗《行列歌》。全诗好似两个人的对唱:一个是来自城市、饱经沧桑、深谙世态炎凉的老者,他用低沉、哀伤的声音唱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忧患痛苦、邪恶和弊端;另一个则是来自森林与大自然的青年,他纯真、质朴、活泼、乐观,用欢快的声音召唤人们到森林中去返朴归真,寻求一个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诗歌体现了纪伯伦对自由、自然和理想境界的向往。

在用阿拉伯文发表上述作品的同时,身处美国的纪伯伦,又用英语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如《狂人》(1918)、《先驱》(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大地神》(1931)、《游子》(1932)和《先知园》(1933)。这些作品与前期阿拉伯语作品的主题、风格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说前期作品突出的是东方性、民族性,那么后期的英文作品更多地着眼于普遍的人性及人性的升华,其立足点是全人类、全世界。现实的批判锋芒依旧,但针对的是人类的荒诞与卑琐;同时,更有嘹亮的新声在这些作品中回荡,那便是深邃的哲思、形而上的求索、对爱与美的呼唤。这一变化,不仅缘于读者对象的改变,更缘于纪伯伦思想与心智的成熟与转变。

《狂人》、《先驱》、《游子》主要由一些短小的寓言故事构成,多富有讽刺意味,针对人的虚伪、无知、狂妄和卑微。这些故事娓娓道来,风格简约而朴素,同时又含蓄、隽永,令人回味无穷。此外,这些集子中还收入一些意境深远的抒情短章,体现了作者这一阶段的哲学思想。

《沙与沫》荟萃了纪伯伦道出的隽语、佳句,它是“纪伯伦思想的珍珠串成的一条闪光的珠链”。其中许多论及人生、爱情、友谊、文艺、世界的段落,其立意高远,境界超逸,读者在含英咀华之际,每每有醍醐灌顶之感。

《人子耶稣》被人称为“纪伯伦福音”。作者通过七十七个耶稣同时代人物之口,把一个被神化的耶稣,还原为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使命传达者。在纪伯伦眼里,耶稣是人子、人之兄弟,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信徒们却极力要把他尊为一位圣人,尊为神。”

《大地神》是纪伯伦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其形式类似一部诗剧,由三位神祇富有思辨意味的叹喟与对话构成。在长诗的前半部分,甲、乙两位神灵的对话,对生命的意义做了质疑和探寻;随后第三位神灵出场,他对生命存在的神圣性和意义作了层层深入的揭示,最终,他把生命神圣性的最终依托归结为“爱”,这也是贯穿纪伯伦全部作品的核心思想之一。在长诗的尾声,诸神隐退,代表爱的“丙神”为人类的爱情唱起了赞歌:“我们最好明智地寻一块阴凉的所在,／让我们这些大地神入睡,而让爱情,这人类的柔情,去做来日的主宰……”

在纪伯伦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代表其最高成就、堪称其“文学金字塔”的作品,乃是长篇哲理散文诗《先知》。这是一部让纪伯伦呕心沥血的作品,他曾在致梅伊的信中写道:“至于《先知》,那是我已思考了一千年的书……这位先知,在我试图塑造他之前已把我塑造了,在我考虑构写他之前已把我构写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先知》中的“先知”穆斯塔法(亚墨斯达法),可以理解为素有先知情结的纪伯伦本人。《先知》荟萃了作者借穆斯塔法之口向世人传达的大慧之言。

纪伯伦为《先知》安排了一个小说式的故事框架。穆斯塔法这位“被选和被爱的”东方智者,滞留奥法利斯克城十二载,一直期盼回到自己出生的岛屿。一日,他登高远眺,看见故乡的船正穿破海雾徐徐驶来。离别的时刻来临,城中的男女都来送行。人们请求他作临别赠言,并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之间的一切”。他怀着深情,回答了人们一个又一个提问,问题涉及爱情、婚姻、孩子、施与、工作、欢乐与悲哀、理性与热情等众多话题,当他回答完所有的二十六个问题后,又发表了充满祝福和希望的告别辞。然后,他登上来船,航船向东方驶去。“溪流汇入大海,伟大的母亲再次将儿子揽入怀中。”

《先知》清新隽永的诗句中,凝结着纪伯伦对人生、社会深刻而睿智的思考,这些思考,是他站在历史的、可以俯瞰世界的高度进行的。他又通过

“《圣经》式的”既庄重又温馨、既有启示性又有感染力的语言，加以诗人的奇妙想象和新奇比喻，将这思考的结晶晓谕世人。

《先知》出版后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并在短短数年内风靡世界，至今发行总量已逾七百万册，被誉为“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礼物”。黎巴嫩评论家努埃曼把它比作常青树，说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土壤里，只要人类存在，这棵大树就活着”。《先知》之后，纪伯伦又写了《先知园》，这是一部与《先知》风格近似的作品。在书中，穆斯塔法已回到了他诞生的岛屿，他在旧居花园中安静地思考人生，回答人们的问题。《先知园》还比《先知》多了一些抨击政治的内容。

纪伯伦曾有愿望，在《先知园》之后再写一部《先知之死》，作为完整的《先知》三部曲。然而，他的心愿终未能实现，因为他先于笔下的“先知”，去往了她母亲所在的“蓝色天际以外的世界”。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纪伯伦因积劳成疾病故，年仅四十八岁。

背井离乡二十余载的游子，一直盼望重返祖国。现在，他回来了。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纪伯伦的灵柩覆盖着黎巴嫩和美国国旗，乘船回到贝鲁特，又在各界人士的护送下，缓缓向家乡布舍里进发。最终，他安眠在可以俯瞰家乡的玛尔·谢尔基斯修道院的岩室里。在他棺槨的上方，悬垂着一块纪念碑，上面用阿拉伯文书写着：“这里长眠着我们的先知纪伯伦。”或许，“我们的先知”一词在这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度里过于敏感，人们后来将“先知”这一单词的上下小点稍作改动，碑文就变成：“这里，纪伯伦长眠在我们中间。”

负有先知使命的纪伯伦，已经走向了永恒的世界。但他留下的那些诗文，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世人传诵着。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经由茅盾、冰心等文学大师的译介，纪伯伦的作品也开始走进了中文世界，并征服了无数的中国读者。经过几代阿拉伯文学翻译者、研究者的努力，纪伯伦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人物，无可置疑地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阿拉伯作家，并跻身最受他们欢迎的外国文豪之列。可以预料的是，具有独特魅力的纪伯伦文学，必将在中国一代代读者中赢得更多的知音。

为了让广大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纪伯伦这位伟大作家，我们编选了这本《纪伯伦读本》。在编选时，编者力求收入纪伯伦一生创作的最重要作品，选篇兼顾散文、诗歌、小说等不同体裁，以期反映纪伯伦文学生涯的

主要轨迹、成就和特点。书中收入的插图,均出自纪伯伦的手笔,读者可以从中一睹这位诗人、艺术家的独特风采。书后还附有“纪伯伦生平创作年表”及“推荐阅读书目”等资料,供希望深入了解纪伯伦的读者参考。

纪伯伦在《先知园》中描绘的先知穆斯塔法曾经感慨:“我的心灵重荷着成熟的果实,谁来采撷,饱尝这硕果?”那么,就让我们伸出准备领受的双手,去承接这位文学大师慷慨施与的硕果吧!

薛庆国

二〇一一年七月于北京

目 次

小 说

玛尔塔·巴妮娅	(3)
新婚的床	(12)
被折断的翅膀	(20)

散 文

泪与笑	(73)
暴风集	(107)
珍趣篇	(137)
狂人	(171)
先驱	(195)
先知	(217)
沙与沫	(261)
游子	(293)

诗 歌

大地神	(323)
-----------	---------

书 信

致玛丽·哈斯凯尔	(353)
致梅伊·齐雅黛	(364)

附 录

名家点评	(408)
------------	---------

纪伯伦生平创作年表	(412)
推荐书目	(421)

小 说

玛尔塔·巴妮娅

一

她还在摇篮里时,父亲便去世了。不到十岁,母亲又死了。她成了孤儿,住在一个穷苦的邻居家里,和邻居家的大娘及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的庄园,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美丽的黎巴嫩山谷,一家人全依靠土地上长出的谷物和果实为生。

父亲死后留给她的只是一个姓氏和一间搭在核桃树和白杨树丛中的简陋草房,母亲死后留给她的唯有悲伤的眼泪和孤儿的屈辱。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她成了个陌生人;在高耸的岩石和错落的树丛间,她独自彷徨。

每天早晨,她总要赤着双脚,穿着破烂的衣裳,把一头奶牛牵到山谷那头,去肥沃的草地上放牧。她坐在枝丫投下的阴凉下,和鸟儿一起唱歌,与泉水一起低泣,羡慕那奶牛有肥美的牧草,凝望着野花生长,蝴蝶飞舞。日落时,觉得饿了,便回到茅屋,与养父的女儿一起,就着一点果干和酸菜,啃嚼着玉米饼子,然后便躺在干草堆上,脑袋枕着胳膊,睡了。她叹息着,希望能这样地沉睡一辈子,不要被梦儿惊扰,也永远不要苏醒。天刚亮,养父便喊她起来干活,她怕养父发怒,便哆哆嗦嗦地爬了起来。

可怜的玛尔塔就这样地山坡上、在遥远的山谷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岁月。她的身材和树干一起长大,像花蕊中挥发出芳香一样,她心中的感情也不自觉地开始滋生。就像羊儿一只接一只地奔向那溪水,憧憬与梦幻也一个接一个地映现在她的心中。玛尔塔长成了少女,她的情感犹如一块美丽的处女地,未播上经验的种子,也未踩上阅历的足迹,心地十分纯洁、高尚。

在命运把她遣去的那个村庄里，生活随着四季的更迭变幻莫测，恰如一位奇异的神祇，在阳光的映照下向大地投下了多变的身影。

我们这些大部分岁月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度过的人，对于黎巴嫩边区村落里居民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已趋附于现代文明的潮流，有意无意地忘却了那里纯洁、朴实、优美的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如果观察一下那种生活，便会发现春天是明媚的，夏天是繁忙的，秋天收获了硕果，冬天可稍事休息。农村的生活更接近于我们的母亲——大自然的各种本能。我们比村民们有钱，可他们却比我们心地高尚；我们不断耕耘而颗粒无收，他们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贪欲的奴隶，他们却十分知足；我们从生活的杯盏中饮下的是用绝望、恐惧和厌倦酿成的苦酒，他们喝的却是清澈的琼浆。

玛尔塔十六岁了，她的胸怀犹如一面光洁的镜子，照进了田野里一切美好的事物；她的心灵恰似宽阔的山谷，种种声音都在其中回响……

在秋天的一个日子里，整个大自然仿佛都在伤感叹息。一眼泉水冲破了大地的束缚，像飞逸于诗人脑海的遐想似的奔腾流泻。姑娘坐在泉边，凝望着发黄的树叶，风儿将树叶拂动，仿佛是死神在戏耍人们的灵魂。再看花朵，只见花儿已经枯萎凋零，向土地撒下了自己的籽粒，恰如战争岁月中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金银首饰。

看着花草树木，她感到了一种与夏日别离的忧伤。这时，只听得从山谷的碎石地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回头一看，见一位骑手正缓缓向她走来。他仪容优雅，衣着华贵。走近泉边，下了马，便向她问了声好。那温柔的态度，是她所从未遇到过的。接着，那人问道：

“我想去海边，迷路了。能给我指引一下吗，姑娘？”

她像泉边的一棵嫩枝似的站着，答道：

“先生，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去问一下我的养父，他知道。”

说这话时，她显然十分惊慌，羞涩使她更加美丽妩媚。

她正要走，却被那人拦住，一股青春的热血涌上他的心头，眼神都变了。他说道：

“不，你别走！”

姑娘惊奇地站住了，感到这声音里有一种力量，使她无法动弹。她怯生生地偷偷望了那人一眼，只见他正热切地望着自己。为什么那么热切？

她不知道。又见他正温柔、迷人地在对自己微笑，笑得那么甜美，使她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那人用和善、渴望的目光看着她那裸露的双脚、秀美的手腕、光滑的脖子和浓密柔软的头发，迷恋地冥想阳光怎样染成了她这肤色，大自然又怎样使她的双臂变得如此健壮。而姑娘却含羞地低垂着头，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既不想离开，又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天晚上，奶牛独自回到了栏棚，玛尔塔却没有回来。养父从田里回来，到山谷去找她，但是没有找到。喊着她的名字，却只有从山洞中传来的回声和风儿穿过树枝所发出的叹息。养父闷闷不乐地回到茅屋，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妻子悄悄地哭了一夜，暗自道：

“有一次我在梦里看到她被猛兽扑倒，猛兽正用利爪撕裂着她的身躯，她却是一副啼笑皆非的样子！”

关于那个美丽的村庄里的玛尔塔的故事，我大概就知道这些，是村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的。老人从姑娘小时候起就熟识她，也知道她是如何长大、如何从那里失踪的。她走后，除了养父养母洒下了几滴眼泪外，留下的只有淡淡的动人的回忆随着晨风在那山谷里飘荡，然后像孩子在玻璃窗上哈的一口热气一样，渐渐地散逸了。

二

一九〇〇年秋天，我在黎巴嫩北部度过暑假以后回到了贝鲁特。回学校之前，我和同伴们在城里逛了整整一个星期，要享受一下自由的欢乐。这种自由，是青年人所向往但在家里和学校的墙院里都得不到的。我们就像是笼中的鸟儿，看到面前的栅门敞开了，便恣意地翱翔，纵情地欢唱。

青春是一个美丽的梦幻，书本中莫名其妙的教条扼杀了甜美的梦境，使它变成残酷的现实。什么时候，哲人们能像通过责备把互不融洽的心灵联结在一起似的，把青春的梦想和知识的趣味也结合起来？是否会有那一天，大自然将成为人的老师，仁爱是课本，生活作课堂？会有这一天吗？我不知道。不过，我感到，我们正在快速地向精神境界升华。这种升华表现在我们的心灵对森罗万象有了美感，并从这种对美的热爱中得到

了幸福。

一天傍晚，我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观看着城里广场上持续的殴打，听着街上小贩的叫嚷，每个人都在吆喝自己的货物或吃食。这时，一个穿着槛褛衣衫的约莫五岁的孩子向我走来，脖子上挎着一个扁盘，盘里放着一束束鲜花。他的声音十分微弱，充满了天生的屈辱和痛苦的卑怯。他说道：

“您买花儿吗，先生？”

我看着他那黄萎的小脸，望着那一对由于不幸和贫困使眼眶发黑的眼睛；那略微张开的嘴，像是痛苦的心胸上一道深深的伤口；那裸露的、细细的双臂和瘦小的因挎着花盘而弯曲的躯干，像是绿草丛中凋零的黄花的花枝。我一看到这些，便用微笑来表示我的同情。这微笑比泪水更加痛苦，它发自内心，露于嘴边，但此后便将浮上眼眉，显示出心中的辛酸。

我向他买了几束花，以换取他的几句话。因为，我感到他那忧伤的眼神和幼小的心灵中，一定隐藏着一幕穷苦人的悲剧。这类悲剧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却很少有人想看，因为它十分悲惨。

我温和地和他说了几句话以后，孩子放心了，和我亲近了些。他惊奇地望着我，因为像他这样的穷孩子，只习惯于听别人粗暴地跟他们讲话。那些人多半把这些街头的苦孩子看作是一钱不值的脏东西，而不是受人间的风刀霜剑所伤害的幼小心灵。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两眼看着地，答道：

“我叫傅阿德。”

我说：

“你是谁家的孩子？家里人都在哪儿？”

孩子答道：

“我是玛尔塔·巴妮娅的儿子……”

我说：

“你父亲呢？”

孩子晃了晃他那小脑袋，好像并不知道父亲意味着什么似的。于是，我又问：